

鄒忠介公奏疏

鄒忠介公奏疏卷之四

吉水 鄒元標 著

清漳 何楷

吉水 劉同升 全較

新昌 黃國琦

梁谿 王孫蘭

侯官 林銓評閱

辭免憲職疏

吏部左侍郎

臣于本月二十三日接到吏部咨爲遵例會

推計典又迫等事奉

聖旨鄒元標三朝遺直朕豈不知但以總憲佐  
銓俱是協同大典卿等旣說風紀重任首推  
至公鄒元標準陞都察院左都御史計事期  
迫着卽日到任不必例辭欽此臣無任歡忭  
無任惶悚臣惟都察院爲嶽嶽森嚴之地而  
都御史猶泠泠巍峻之班必肅之表儀而後  
萬邦作肅必貞之紀律而後百度惟貞苟非  
其人誰敢輕任如臣元標少旣伉浪老復蹉

跽、累息、巖泉、差守、衙門、之分、振衣、廊廟、恐貽  
皇路之羞、未能自道自成、安望人綱人紀、口  
言退而得進、心欲歸而復留、似屬兩違、恐成  
俱負、敢辱高位、以孤眇衷、懇乞  
陛下容臣辭免、臣於分始安、臣曷勝惶悚、埃命  
之至、

天啓元年十二月二十日奉

聖旨、卿忠直雅亮、品望素隆、總憲重任、特茲簡  
畀、卽遵旨到任受事、不准辭、該部知道、

到任謝恩疏

左都御史

於本月二十四日、接得吏部咨、爲懇乞

天恩、容臣辭免憲職、以安愚分事、奉

聖旨、卿忠直雅亮、品望素隆、總憲重任、特茲簡  
畀、卽遵旨到任受事、不准辭、該部知道、臣當  
面叩、恭謝

天恩、緣屆春初、慶典駢臻、例不敢違、臣敢具疏  
奏謝、念臣元標、初年有志、老去無成、筋骨衰  
殘、忽毛髮之已白、歲月荏苒、獨肝膽之不泯、

鄒忠介公奏疏

卷四

冒瀆宸聰、乞安常分、乃荷聖慈、篤厚天語、叮  
嚀、卽著欽承、不容辭免、渙其大號、屬恩命之  
尊嚴、察以周官、知計典之重大、臣敢不仰體  
疇咨之旨、對揚特達之知、滌慮洗心、臨止水  
以拭殘髻、飭躬礪行、對青天而皎寸心、微顯  
同盟、初終不替、臣無任感激、無任戰兢之至、  
天啓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該部知道

陳愚惻以襄計典疏

左都御史

臣奉恩命於本月二十七日赴任訖共事計典不敢不盡其愚慮是舉也有謂

陛下初政百官維新之始當嚴使人有所畏而不致犯有謂

陛下初臨萬類解網之日宜稍寬使人得盡情而可自新臣謂皆非也其人果可原歟當察其故而原其情何忍以人功名博自己風力是刻也刻臣等不敢其人果自取歟當爲懲

其一而做其百。何故以民脂血長醜類貪饕是縱也。縱臣等不敢哀多益寡。稱物平施。臣隨銓臣後。惟爲天下惜人才。爲萬姓惜民命而已。至於貪可懲也。拏問者務嚴爲追贓。不然貪吏不羞其名。實飽其腹。汗濁流風。何所底止。才可用也。改教者須退處數年。不然。旣毒赤社。又毒青衿。將使芹宮蒙恥。嗟其何及。卓異中。可需邊才者。另爲提出。旣得良吏。以安內。又得奇才。以攘外。此綏萌隸固疆圉之



要策也。臣等所矢心以報

陛下者。惟此而已。至于未盡事宜。臺省纒纒詳具。茲不復贅。臣等在內在外。必不敢故爲異同。務希協恭和衷之美。天日鑒之。

天啓元年十二月二十日奉

聖旨覽奏。有裨計典。邊疆需人。着用心咨訪。務得真才。該部知道。

大敵在門宜先安戢疏

左都御史

頃者廣寧告警。人心皇皇。廼計偕士子有歸者。夫士者民之望也。士旣如此。民將何處。宜查再有歸者。禮部定行除名。至士縉叨列冠裳。社稷有難。當與君父同憂。查有非係迴避外。而私自送歸家眷者。科道官叅奏議處。士心旣定。則民心自固。民心旣固。始示商賈。開當者仍開當。回南者置之以法。則商賈心安。定米煤菜蔬價。毋得翔涌。則小民心安。多收

煤在城。以備不虞。則都城心安。

皇上如日初升。國祚無疆。么麼小醜。罪惡貫盈。必且自取敗亡。不必倉皇。

陛下宜示吏部破格用人。兩司中有才名者。速入內以衛京師。至於京師城內外縉紳。亦宜示之聯絡鄉井。爲自固門戶計。才有可用者。無入浮言。不妨起用。里自爲保。家自爲衛。我主彼客。我逸彼勞。其勢在我。萬無他虞。又宜勅閣臣。艸勤王之詔。急行山東畿輔。限聞警。

卽至、可得兵數十萬人、內外夾攻、彼退則冰  
泮、進則無路、天祚國家、洪福未艾、至於臣子  
章疏、朝上朝報可、夕上夕報可、閣部大臣、宜  
時召問、今日何日、危急存亡、在瞬息間、此在  
陛下、一振勵鼓舞耳、臣瞻望天廷、不勝憂危、惓  
惓懇切之至、

天啓二年二月

日奉

聖旨、這所奏各官送家眷及舉人先婦的、已有  
諭旨了、餘着該部行

城守事宜疏

左都御史

頃者奴氛告傲、人心皇皇、諸臣僉以保甲守門爲言、蓋保甲前年已有冊籍、茲復再爲詳查、各城再添五員、專以清保甲爲事、中兵馬司則御史陳九疇、東城則御史李應薦、南城則御史李日宣、西城則御史張汝懋、北城則御史畢佐周、更替仍以三月爲准、各門除科臣派守外、崇文門則張捷、東直門則潘雲翼、阜城門則楊維垣、西直門則蘇琰、德勝門則

徐揚先、永定門則董羽宸、左安門則賈毓祥、右安門則潘士良、廣渠門則謝文錦、西便門則王大年、內外門十、御史凡十人、各定界有差、譏防惟謹、仍炤例咨兵部量撥兵番數人、馬一匹、以便諸臣早晚巡行、諸臣言曰、職等為

陛下耳目臣、豈其都門一隅、敢不悉心巡緝、顧在四方、則以一人巡視、專而易、在都門、則以衆人、說言溷而難、如守門有勲戚、有省臣、有

部臣各門兵月二班、每班計二百五十名、中  
有五十名不可詰問者、有聞職等至、先斂錢  
臨期雇人、點名後卽歸者、利歸不可詰問之  
人、而或溷傳典守各役、此不可不察也、臣始  
知訛言不可盡信、臣告之曰、都門奸宄、麇集  
面生可疑者、易察也、在衙門叢集亂法、玷各  
縉紳名色、及近日所發假印、增減文書之類、  
侵領官銀者、當察、今

聖天子憂焦之時、諸優人般樂、荒於酒者、當禁、

禮樂明備之時，異言異服，冠履不正者當法，各兵馬因是科歛者當逐，或于曲徑斜街，各有長，并擇有行誼爲鄉里人信從者，爲之盟主，急之則擾，緩之則弛，惟大加意念，諸臣亦必畱心以報。

陛下至于每門設勳臣，或大臣科道兵部司官數員，設備禦防患之具，無得臨期倉皇，則又非此數臺臣所能獨辦也，俟諸大臣財擇而後行，伏乞



陛下再加嚴諭、俾諸臣各知遵守、至于各衙門  
增減文書、汗辱縉紳名色、發覺假印假文書、  
及真正奸細者、得一人、

陛下勅吏部特爲紀錄、各部大臣、無得護短、清  
查奸弊、正今日一大急務、使法之必行、而綱  
紀不至長此凌替、庶大小諸臣、得靖共爾位、  
不然、相視莫可誰何、共相嘆息而已、此察內  
奸之一端也、臣因申城守而併及之、

天啓二年 月 日奉

聖旨這守門各御史已分派着用心稽察毋致  
疎玩餘依議行

陳膚見以挽頽波疏

左都御史

臣藁棄殘生荷

陛下隆恩授以重任。惴惴不能副任。使是懼。茲逐隊計典之役。臣竊有慨於衷。矢心與多方多士共相期勉。臣惟綜覈吏治。內則部院。外則藩臬。互相表裏。衡重也。而近覺世之重者漸替矣。非人替。乃自替也。部院豈能萬耳萬目。以察百官。一以藩臬爲定。臣近共事諸臣。中間錙銖不爽。挺然無回護者。固有。亦有欲

言未敢盡竟者。在內如此。在外可知。蓋先是。章奏考選。動多畱滯。天下遂化成。一情緣。世界情欲相感。事事遷就。人人躲閃。今

聖天子首出庶物。正新沐彈冠之會矣。倘能嶽嶽爲朝廷持三尺者。不妨超遷以風有位。此振勵藩臬之要道也。世間倚守令爲司命。守令亦有苦情難言者。邇來催徵之苛。遼餉之害。上與下情不相貫。安望家喻戶曉。難言者一。數年在事。如奏績。如入覲。不通長安書者。

千百中不得一。難言者二。今除宜留者留。四年卽足。不必過求。未留者宜早之任。且當均審丁糧之時。以一年管民間十年欣戚苦樂。早一日。民受一日之賜。使匹夫匹婦蓬門單巷。無虛糧。虛丁之楚者。今其時矣。戀戀都門。無爲也。歸而謁諸司道。當以誠以正。昔俗套塵狀。一切洗滌。無以此再辱憲司之堂。憲司多賢也。亦必恥而不受也。不然。祖父不能得之。孝子慈孫。衣冠元夫。此何爲哉。宜痛加挽。

回矣。不然。有巡方白簡在。都門者。四方之表儀也。今衣冠羣集。正示人以則。做之時矣。臣常思。今天下民窮極矣。處處蹙眉。人人愁苦。以一遼事。騷動海宇。欲罷遼餉。一時難必。熟思救時之法。惟有急挽風俗一着。風俗之壞。莫甚侈靡。語云。國奢示之以儉。都門一日。海宇之卒歲也。士夫一席。庶民之卒歲也。每事節省。稱禮而止。諸郡邑。觀望而歸。以挽回天下。其機漸易。世陰受其賜。不知此。今日急務。

也。臣猶有說焉。計偕諸士子四千餘人。此四千餘人者。第與不第。皆百萬生靈所寄命者。趨向不正。世道何補。民奈何不苦。必從今于諸士子登第者。入官者。先樹之鵠。示之以儉。臣記當時後先同事。揮霍者多。不令終而能其官者。大半。硜硜守法之士。不謂今四十年。相懸至此。一進士至負責千金。而出都門。此何說。夫儉朴之風。一科勝一科。可以宜民。可以宜人。奢侈之俗。一科競一科。凶於爾家。害

今人全在  
交際不知  
道義爲何  
物矣可嘆

言言警揚  
如大善知  
識開示衆  
僧要有根  
器者方堪  
受記

於爾國欲爲清白吏難哉此風可挽臣言可  
思矣古人相期相成報恩酬知不在交際情  
濃而在道義情真臣敬特表出使計偕士子  
有定志有定力焉脚根不定以千萬劫祖宗  
培植父母教育之身得一進士虛負一生又  
斷送海宇衆生大可哀憐諸士子必有以臣  
言爲中流孤航者不作夢語也倘能挽流波  
萬一衆怒群猜臣所不計也

天啓二年二月初六日奉



聖旨覽奏深切吏治士風得救時急務都要着  
實遵行該部院知道

因患思防以衛都城疏

左都御史

該巡視南城御史李日宣于天啓元年十二月內題前事隨奉

聖旨都會近地劫掠公行該管官不行詰捕成何法紀這巡警事宜區畫周悉依擬着該城御史并京府提督相關衙門着實舉行有仍前疎玩的從重叅處在外各地方官有弭盜安民之責通行各該鎮將撫按官嚴加申飭不得因循釀患該部院知道欽此欽遵該臣

確然之論

看得明君之撫世也。曰居重馭輕。重不可動。因其不可動而堅固之。故曰地山磐石。聖人所以深固基業也。易之坎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曰設險。古亦有設而成者。設而成者。是以人力奪天工。無軍兵而勝。無衝擊而攻。無溝塹而守。從古已然。當無事之時。一望莽蒼。盡爲化國。當軍興之日。得一亭阜。卽是長城。此御史李日宣長慮却顧。所以有建墩堡之疏。而

陛下允其言，欲概行之各省，以錯國不傾之地也。顧先自都城外，歷盧溝橋以至良鄉界起村，寥濶約五十里，計墩堡各十所，每所約費非百金不可，合十所非千金不可。聞御史李日宣奉旨後，卽捐俸二百金倡，而順天府丞郝各宦率屬，宛平知縣劉國英各捐百金佐之，事幾半矣。餘還須該府屬那移支給，俟役竣，該御史題請工部銷算，蓋事半功倍，一勞永利，法莫良于此者。墩堡旣築，巡守當議應

說得痛快

如該御史所請督捕與順天府屬衙門遵旨各據信地增設軍兵及時修備萬萬不可緩也惟

陛下慨然下德音幸甚臣素有慨于中焉臣弱冠登朝覩國家優禮邊臣者蓋從古所無一報首功若干宮保金吾如取如携不知首功豈真血戰而來夜雨秋霜冤魂呼號于荒原絕塞者不知凡幾國家明錄其功冥司陰紀其罪勢所必然我

可為事涕

穆宗朝自王崇古議市和。外為蒼生息狼烟。甚盛事。

神宗朝播州首功。是實其真實。從塞上為萬年基者。自譚綸外。臣得之山西。巡撫魏允貞。手築城。修堡。鈎繩相布。銜檄相制。真勞苦功高。乃勒之歸。而沐重眷殊恩。半是人為。非真能為國奠疆圉者也。臣往年疏屢言之。故取世忌嫉。

陛下不信。攷四十年金吾若干。視

世宗朝何如。便知國家隆恩有加無已。諸臣叨冒名過其實。後來者循名責實。不知何以致慨於今茲焉。不然若真正爲國固封疆。入可守。出可戰。遼東一片

斷送遼東  
片土莫非  
私人事至  
今日益當  
服公之識  
用公之言  
矣

祖宗櫛風沐雨地。何至今日如此。臣愚謂昔之取邊臣者。半是私人。欲其速化。借徑以就功名。故封疆敗壞。淪至今日。今之用邊臣者。當從其才品。能不隨時就功名。而肯建威銷萌者。爲上。建墩臺十座。當首功十。百座當首功

持論雖刻  
然亦只欲  
邊臣實心  
做事矣

百城池修。封疆固。如是卽加廕。非過論。罪以  
去任三十年後。方不坐。或在三十年內。地方  
有事。仍後先追及。奪其官秩。罪其子孫。事發  
下兵科查明。如是國家金甌之業。庶得永固。  
彼在任必視國事如家事。不然。未有不至如  
今日之遼也。臣稽往牒。巡撫葉盛言守京師  
者。邊關爲急。專務修邊牆。建墩堡。置飛木飛  
石墩堡上。每山坡處。削成峭壁。東西數百里。  
歸以圖進。督撫余子俊。自寧夏清水營。至花



馬池。修築邊牆。綿亘二千餘里。每二三里間。爲對角敵臺。岨砦連比不絕。於其空處築堵者三。橫一斜二。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凡爲墩堡岨砦計千餘。兩月厥工告成。又在宣府亦如之。更多挑壕塹以禦虜馬。而翁萬達築邊牆。東自老營堡。西距滑石澗。延袤二萬丈。親自區畫。凡牆埤之近遠。壕窖之深濶。曲盡其法。強虜不敢仰窺。皆築垣守要之力也。先輩爲國戮力至此。仰而思之。今人真堪媿死。

頃奉

明旨煌煌、乞勅諸臣力爲仔肩、臣且速行之、各省撫按官、于各要害地方、如御史所議、設法修築、以戒不虞、至各邊塞、猶加謹焉、每年閱視科道、嚴查邊臣、在任建墩堡若干、卽與題敘、不者有重罰、無應故事、無徇私情、庶人人知儆、從今大加整頓、國事猶是可爲、無以臣言爲愚、國家幸甚、

天啓二年三月

日奉

陳忠介公奏疏

卷四

聖旨建造墩堡有裨防守着各該衙門增兵修  
備餘着該部議行

奉旨集議遼東經撫疏

左都御史

准兵部咨爲遼事日危等事奉

聖旨這會議事情知道了不必深辨昨經略官言未盡羣情爾部還再同大小九卿科道官作速確議歸一來說不得仍前含糊塞責欽此又奉

聖旨東事緊急差官還着併議來說欽此欽遵恭奉嚴旨謂廷臣以經撫不和必會議歸一之旨臣方有計吏之役未得隨諸臣後然不

御恩公身正  
敢不盡其私衷。臣惟歸一之旨。

陛下意未有所歸。臣等未知定于一也。臣等先  
言二臣之人。而後及其餘。臣王化貞自遼三  
月失事後。化貞以隻手撐持廣寧至今。且得  
廣寧人心。又意欲聯絡西虜。勞則獨至。意則  
爲國。亦可消敵人窺伺之端。未累一級以酬  
其勤。此其功不可泯也。廷弼自歸聽勘。後適  
有遼變。人歸咎言者。

皇上特詔起之田間。都人聞其至。歡欣鼓舞。

說夢人無  
奈之何

陛下爵以上爵。寵以殊禮。廷弼畫三道進兵之議。聞至廣寧日。拮据捨攘泥淖中。身試戰具。顛顛言守。其策原未失也。今右化貞者曰。倘用其計。必且縛奴酋頸。獻之闕下。臣等謂昔撫順鐵嶺。開原瀋陽遼東未失時。以四大營兵。未有成算。墜其計中。今何言之易也。今右廷弼者。謂計原未失。多有側目。而廷弼又疑廷臣欲傳其腹。不知廷臣係大臣。廷弼無失陷城池。失誤軍機之律。縱有褊心。似難輕

當日之事  
甚費調停  
無非左右  
袒也

獨思少公身正

坐廷弼之疑過也。今欲去化貞乎。一片赤心。奴曾聞之。亦有戒心。化貞不可去。欲去廷弼乎。三載勤勞。奴曾亦熟其名姓。臨敵安能易將。以資敵人。廷弼不可去。

陛下獨斷乃可。臣等謂今惟有責成二臣而已。如可戰也。化貞有兵六萬。及土兵西虜諸人。乘時而進。卽不皆取。必廷弼亦可。功成有所歸也。如必守也。化貞旣行。廣寧空虛。廷弼寧能坐觀。當提兵爲化貞後勁。論功亦當竝提。

此說甚是

此廷臣爲  
誰何不能  
容一芝岡  
惜哉

也。經不能攝撫。撫不能聽經。則惟有各尊所  
聞。以行其志。經略之名。可不必過求也。雖然。  
今日事。各當自反。汝惟不矜。天下莫與爾爭  
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爾爭功。今日功能尚  
未有見。動輒以盛氣凌人。臣等爲廷弼。惜知  
廷弼之性。爲國家而用其力。亦當爲國家而  
憐其才。古今駕馭豪傑。籠絡人群。亦必有道。  
廷臣俱當自反。社稷有事。主憂臣辱之時。豈  
容以口舌爭雌雄。惟



陛下鑒二臣之愚悃。臣不勝惓惓。至于特遣大臣科臣宣諭。無論滿朝皆以爲不可。臣等亦以爲不可。夫人所契許者寸心耳。心苟契也。秦越一家。心苟異也。詹面南北。二臣寸心如石。旣難卒轉。卽一遣再遣何爲。胡不以前遣科臣往勸事觀之。今卽遣人有戒心矣。世有負百鈞之重者。越峻嶺度深壑。胞喘膚汗。必竭蹶趨者。知百鈞我有。無所釋其負也。社稷何物。君命何重。豈百鈞可比。三尺在前。清議

在廷。胡不深夜爲性命憂乎。連年來。萬方竭膏脂以供一隅。各部器械亦旣大備。此無所籍口矣。擔不可卸。責不可委。賊滅則朝天有期矣。臣等爲諸臣願之壯之。

計議經略疏

左都御史

頃者經略僉推解經邦、推後無論人皆曰當  
卽總督王象乾亦致書望其朝發夕至也乃  
經邦初有辭疏、臣猶謂其例辭云爾、及得其  
再疏、則歸怨于冢、臣張問達矣、是官之推、蓋  
非一手一足之力、費幾許推敲而得之、豈冢  
臣一人得而主之、人臣東西南北、惟上之使  
經邦言至此、勉強赴任、其情必不暢、凡人情  
所樂爲者、則其神必趨而赴、強之以所不欲、

說到牽制  
三方布置  
令人心灰

御忠公奏疏

而欲爲國家禦寇難矣。臣謂經邦不必強也。經略非穿人之官。可無設也。去年設經略者。蓋卽欲爲恢復計。故不得不設。然雖設而三方布置之策。左牽右絆。徒託虛譚。朝鮮登萊。杳無報効。東望不見西牆。南望不見北方。何益之有。舉奕者當審先後着。一着不審。不勝其偶。而矧曰謀國。今當以保守山海爲先着。曰保守。不過修邊牆。塞諸口子。虜入諸處而已。一樸實任事者能之。臣愚謂經邦不來山。

眞謀國之  
臣眞經國  
之言

海以一巡撫鎮之有餘。永平添一巡撫。兩撫  
臣。兵不貴多。各練二萬精兵。如嘗山之蛇。山  
海有事。首尾相應。精神凝聚。收歛一年二年  
三年。如銀山鐵壁。敵人無能動啓疆之思。言  
恢復未晚。若着數未定。先後無序。徒費金錢。  
何益于事。急圖恢復。則經略不可不設。專在  
固守。則經略可無設也。不知有當萬一否。惟  
陛下詔廷臣財之。舉世皆以廣寧失爲憂。臣謂  
雖可憂。無大足憂也。渡三岔河與之戰。是漁

于海萬不能得一。彼住廣寧而取之。是漁于沼。隨取隨得。我以廣寧爲餌。恐彼未必以廣寧爲寀。不然。我知結西虜。西虜思斷彼市賞之利。則怨生。怨生憤。我養精畜銳數年。提久練雄兵十萬。取廣寧如反掌耳。不復廣寧。年年守山海無益。此在廟算獨握。無撓旁議。庶國事有定。不然。今日招兵。明日招兵。徒自敗耳。薊遼各口子。專責總督。每口子處。委幹實事部。臣一人。道臣一人。將官一人。兵若干。月

不守山海  
關專重口  
子是亦一  
見

月具報。某處興工築臺若干。限定今年終完工。工完後造冊送工部工科。另差科道查報。無循故事。務一勞永逸。他日壞事者有重罪。庶疆事可振。若循故事。不報不查。不重罪于後。則猶然破壞之封疆爾。臣無任愚誠耿耿之至。

天啓二年 月 日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巡撫官着該部作速會推來用。

奉旨叅處回話疏

左都御史

本月初一日、接得宣府巡撫解經邦一本、危疆萬難再誤等事、奉

聖旨、人臣分義、當急公任事、不避艱險、解經邦連疏苦辭、顯是推避、邊務緊要、着該部院、作速叅看議處來說、欽此、又接得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張問達一本、會推經略甚難等事、奉聖旨、經略推用、原出公舉、卿豈有私意、何必疏辭、解經邦規避、瀆擾甚失臣誼、已有旨着部



院叅處應否，另推併作速奏來。欽此。欽遵。除張問達業已疏請，例不與議外，臣謹會同左侍郎盛以弘、右侍郎王舜鼎議得：天下有出于至公至虛，而不容一毫人力叅其間者，朝議是也。記推經略命下，吏部尚書張問達逢人咨詢，朝罷六科公議于闕廷，十三道集議于朝房，僉推解經邦無異辭。會推日，尚書張問達猶欲加兵部尚書銜，衆議姑以侍郎銜往，從容加銜未晚。議始定，疏上。臣愚謂經邦

聞命促駕。不謂其一。疏再疏三。疏至以言加  
遺。張問達。則過矣。人臣受國之爵祿。不擇利  
便。死生惟命。經邦既可以持鉞宣府。獨不可  
經略遼陽。昔日之經略難。有遼陽在。今日之  
經略易。無遼陽。止畿輔一片地耳。經邦肯豎  
起精神。從此勒銘彝鼎。未可知。不謂其縮朒  
畏懦至此。幸而宣府無倣。萬一宣府有倣。經  
邦將何之乎。大負滿朝推轂之雅。與國家養  
士之恩矣。今當以避難論。但念人各有能有

不能。人各有獨知。人知經邦之能者。或以皮相。經邦自託不能者。必有獨知。寧度而後任。非任而後度。經邦之辭。疏語不擇音。雖非所以教惇。然情或可原也。或罷或降。惟聽

上裁。臣等不敢必也。至于張問達。虛心公平。銓政方新。遵旨見朝。謝恩。臣等不勝感仰。再。炤人心玩愒已久。國家威令不行。當急難之時。不能使一人凜凜三尺何在。自後有再如經邦其人者。臣等必從重叅究。毫不敢貸。臣等

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天啓二年四月

日奉

聖旨覽奏會推事情甚明解經邦已有旨了以  
後再有規避的重治不饒

奉旨回話疏

左都御史

本月初九日早、恭逢

皇上御門、臣等侍側、覩有繳勅主事莫在聲、行禮張皇、似屬違錯、臣等看得御史手執小冊、意謂必糾、乃不糾而退、臣等方旁皇不定、忽接

聖諭、上傳繳勅官行禮差錯、御史如何不糾、着都察院堂上官回將話來、欽此、臣等不勝戰兢、隨御史陳保泰、王祚昌至、送揭一通、謂繳

勅原不在面糾之列業已疏糾蓋得之鴻臚  
寺傳言非敢不叅伏望

陛下查例量賜寬貸自後有繳勅領勅當面糾  
者乞

陛下明示或永著爲例俾侍班官知所遵守而  
朝儀亦肅清矣

天啓二年五月 日奉

聖旨知道了繳勅等官既係本糾照舊行

重巡視以肅皇城疏

左都御史

該臣等初六日入署據四川道御史夏之令呈稱爲巡視溺職雖荷寬恩理難復入乞另差更替以重禁地事職蒙差巡視皇城因叅運草內官馮忠奉旨兩次切責除先後赴闕謝恩外理合閉門思過覩顏視事法必難行伏乞鑒職真情另委更代庶巡視不至乏人而風紀庶可稍振矣等因到院隨該臣等看得據臺規所載原有巡視皇城一差必三月

雖救夏侍  
御實識大  
體

滿而始更替御史夏之令。既以資序膺差。受  
事之後。馮城固所難容。忌器亦宜長慮。當此  
積玩積弛之時。力加振作。而能濟以調劑。庶  
幾爲真風裁。乃力任巡視之職。銳然稽核。頓  
使馮忠見爲難堪。誠有如此。

聖諭所云。狂躁異常者也。但臣等反覆思之。御  
史職司糾叅。况朝廷以皇城最嚴之地。屬之  
一才使巡視。是彼雖外臣也。職掌在城內矣。  
彼雖小臣也。防範則甚大矣。故群衆一出。一



入。皆可執而問焉。凡物一草一木。皆當稽而核焉。其形雖涉於過。而操心惟知爲國。聖明日。炤月臨。念其係巡視之官也。姑輕之。而姑罰之。蓋亦隱然嘉其能恪共。乃職云爾。矧皇城何地。今日何時。卽細加嚴察。猶恐奸人竄入其中。且之令以得其職。而謝事將來者。如夏之令乎。則不終其事。不如夏之令乎。則不得其職。無一可者。伏乞勅下。仍令完差事。并乞勅內臣各相體亮。無得旁撓。庶他奸不得

觀望。或允之令別差。亦惟

陛下親裁。

天啓二年四月

日奉

聖旨。夏之令着仍完。差事不得推諉。

覆方御史報滿疏

左都御史

據巡按山東兼監軍監察御史方震孺奏前  
事臣舊年四月自請入遼此時遼亦危矣而  
臣不揣庸懦求入虎穴其志亦可悲也不幸  
值經撫參商凡事難做臣未嘗不自知無死  
所而又思隱忍以圖功名又欲自己受苦以  
感動之是以河上支持整整七月卽鎮武守  
具皆臣嚴冰在地時六次往反身自經營撫  
臣行且至京想亦必有公道話也豈料四日

之間。事遂至此。更復何言。惟有肝腦塗地。便是滿期。又何須論歲月乎。但此時封疆爲重。忠于謀國者。只當從封疆起念。不必從一人起念。以臣病廢之狀。雖未嘗不覲顏羞臉。強打精神。而其一。段。尫羸骨立。祈死不得景象。卽天地見之。亦爲慘淡。而其不能策勵。做一事。可知也。昨樞臣至。一見而深憐之。卽欲爲代題。蓋臣自言之。或爲套語。脫卸。而樞臣固真心實意。爲封疆者。彼豈有一字。謊說乎。然

臣非報滿。又被人叅論。雖病死而亦不敢言。況西臺非戴罪之官。無以臣一人之不才。而爲紀綱之官玷也。伏乞

皇上速勅該院。斟酌議差。以急救封疆。如謂臣罪累深重。則編置絕地。使臣以戍卒而見關臣。亦無不可也。臣一面具疏候命下。一面將印勅奏繳。臣仍駐遼東地方。候旨處分。臣不勝涕泣待命之至。等因。奏奉

聖旨。都察院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道。具呈到

院臣等看得今之過震孺者大都未悉當日之情境也。去年遼東一失。縉紳望山海如投重淵。震孺挺身獨往。欲得當以報

陛下。舉朝無不壯之。至山海二月餘。遂有遼東監軍之委。蓋資不當及。先是今吏部尚書張問達掌院。習其才而度次強之者也。震孺受命以來。拮据跋涉。頭鬚爲白。風霜剝膚。甘之若飴。問將報滿。臣方欲舉之爲勞。臣倡。迺忽有廣寧之變。臣爲其所遭之窮而悲之矣。世

動以死事  
責人者便  
是不能成  
事

以死責之。不知古人論人。惟在成天下事。不  
必盡在一死。且震孺職在閱功。法不當死。而  
聞變日。正在前衛考試諸生。去鎮武尚遠。孤  
臣苦心。啞子食蓮。難言矣。世有謂奏報時有  
異同。不知兵家情狀。風風雨雨。朝夕互變。一  
一無隱。正其真心。而尚書張鶴鳴。目覩其嘔  
血枯槁之狀。亦爲動心。其苦可知。旣以報滿  
前來。又以病請。合候命下。容其回籍調理。病  
痊之日。出而再能爲國舒一臂。始知臣憐才

一念不致虛負耳。望

陛下念茲勞臣。千辛萬苦。無當有事。解任事者之心。幸甚。臣又有請焉。昔遼東一差。蓋爲遼東而設。今山海一片地耳。與永平不百里而遙。另設一差。似爲贅疣。合無併歸順永保河巡按御史。又或併歸關差。事體歸一。而按臣因巡方時爲綢繆之計。更爲詳盡。若他日大兵之舉。爲恢復計。再設監軍未晚。此諸謀國者。有同議也。伏惟



陛下、勅該部從長計議、臣無任兢惕俟命之至、  
天啓二年 月 日奉  
聖旨方震孺准回籍調治該部院知道

申飭考滿事宜疏

左都御史

查得憲綱事宜凡各道御史出差及考滿不職者堂上官詳爲考察方准復職該本月南京提學御史過庭訓六年考滿下河南道查核而該道御史潘汝楨送考語呈堂中有嶽峙淵涵金和玉節語臣與僉都御史馮從吾在坐彼此駭然此時所以頌先聖者庭訓雖賢未必金聲玉振而集大成矣汝楨不知庭訓亦不知堂上官臣等何人矣臣兩人白

真跡衷之言

惟欲保全元氣六字是南學先生一片苦心

髮蕭蕭老矣。無求於世。一息不屬。便作古人矣。豈至臨老。欲臣兩人爲佞人。逐時趨負所學乎。近日有年例之舉。庭訓汝楨。嘖有煩言。臣謂我今出山。惟欲保全元氣。二臣功虧一簣。何敢毀其成功。且人言庭訓山東賑濟。民止得君賜之半。臣閱考滿冊內。存留幾半。因歎人言不足盡信。故置而不問。然庭訓行逕。臺中亦久不滿。臣如不言。人謂臣等真聾瞶也。伏乞勅下。今後考語須做弘正年間規模。

吏治士風庶幾稍振。如臣三十年前所請者。再有如前譽過其實者。不妨嚴究。并望罷臣等以肅憲綱。不然臣等老不識時宜。必至群小交目。

陛下亦不能爲臣等計矣。二臣統俟

聖裁。

天啓二年 月 日奉

聖旨御史憲職考滿。差回堂上官考其稱否。具奏向來視爲具本。祭擬復職。回道且考語溢

美失真無以風勸卿等據實陳奏具見表率  
風裁依議以後着查明憲綱舊規申明遵行  
其在外各撫院官復命薦語亦通浮汎不切  
仍一體申飭

捐俸疏

左部御史

臣惟今日軍興之費無限、而帑發之資將窮、  
覩一人之焦勞、增百僚之愧汗、此社稷事、豈  
陛下一家之私、而臣等財、皆尙方俸餘之賜、苟  
可裨國、卽髮膚可捐、况今何時、惟身家是利、  
願捐俸金百兩、借臣同官僉都御史馮從吾、  
捐金五十兩、少助軍國之需、聊紓犬馬之誠、  
泰岱飛埃、滄溟涓滴、自知局曲、難報高深、臣  
等無任瞻天仰聖、斷皇之至、

知府公奏疏

天啓三年 月

日奉

聖旨覽卿等捐俸備用具見急公知道了該部知道

闡幽拔茅疏

左都御史

恭惟

皇上麗日當天。奉

皇祖遺詔。薄海遐陬。悉耀光明。可謂二百餘年  
盛際矣。顧沒者卹錄矣。然卹而大半未卹者。  
臣眷眷言之。以各省查核未到。乃今各省文  
書到久矣。每覩其子若孫重繭而來。空囊而  
歸。心竊悲之。諸臣大者身膏泉石。小者名隱  
塵埃。幽魂貞魄。猶肅風霜之氣。倘在今日。卓



犖之用。亦自瑚璉。一往不返。國家不得收其  
半臂之用。可痛也。諸臣之痛。豈後臣哉。卽贈  
已爲後時。宜不俟終日矣。與臣同起家者幾  
百人。而有謝世者。臣每在班行中。覩諸臣鶴  
髮蕭蕭。以資與年在諸臣之先。南北廿餘人。  
沉滯猶然。三十年前當得之官。俟河之清。人  
壽幾何。臣覩顏踞其上。真堪愧死。愛才憐才。  
如輔臣與冢臣。若何爲起廢。諸老臣計也。開  
府之缺有限。南北三品之缺。似可添註。亦體

遺佚之一道也。今或以其老與衰遲忽之。不知今人張宴置一古器坐客改容何獨用人不然其諸臣眼看榮枯坐守歲寒者不知幾春秋矣。願當事深惟之也。此諸已廢之臣人所共見共知者也。又邇年京察滿朝不平察其故以門戶受鋼夫門戶者朋黨之別名漢唐季世所以空人國者多坐此。經臣所聞胡桂芳金士衡章嘉植葛寅亮楊廷筠沈應奎吳亮吳良輔吳爾成賀烺丁元薦李炳恭史

今日更覺  
世網難犯  
可懼可懼

勝於拊解  
之思

記事。劉定國、沈正宗、韓萬象、涂一榛、麻熿、王時熙、陳一元、荆養喬、張篤敬，皆門戶中人也。諸臣各任其氣之所至，相激而成，咸其自取。然人有得過君父者，尚曲而容之。一觸世網，便爾沉淪。則諸臣不恕之過也。或者搜諸臣之隱，以明己之是，不知人品瑕瑜，原不相掩。取其瑜，略其瑕，可終令之老死牖下。李朴死矣，不再提起。後惜諸臣猶今日。惜李朴也。或者謂此例一開，壞國令甲，不知在人真。廣公

公之爲國  
爲人才嘔  
盡心血矣

私何如耳。臣在吏垣。疏魏時亮。周世選諸人。  
破例而起。督三事。魏得美謚。此亦從破例起。  
家者。宇宙萬古不磨。人心萬古不死。真是真。  
非。直道而行。臣不能保。無一時滄訛之國。是。  
必有萬古不泯之真心。嗟嗟。千金買駿死馬。  
且然。况其生乎。卹錄死者。所以勵生者。於今。  
日。重用生者。所以償死者。於前日。總繹。  
皇上沒者。卹錄存者。召用之旨。臣不過推而引。  
之。鹿性善走。伎伎行者。爲同類也。臣豈鹿不。

如哉。臣衰晚愚陋。忝司風紀。夢寐思歸。不敢啓口。無能爲。

陛下振久弛之頽綱。藉是洗累年之蒙氣。使人  
心世道不盡澌滅。是臣所以報  
陛下之萬分一也。

天啓二年五月 日奉

聖旨加官卹錄已有屢旨南北三品堂官准添  
註以疏淹滯着該部酌量叙用

乞蚤成信史疏

左都御史

臣聞乾坤所以不毀者。惟此綱嘗。而綱嘗所以植立者。恃此信史。憶臣去年舟過南中。諸士縉爭言。

光宗皇帝卒然而崩。大事未明。難以傳信。臣謂光宗皇帝。本金玉之資。膺萬幾之煩。試無妄之藥。迹或有之。而以誅心之法例之。臣未忍聞。既入都門。臣向人問。

光宗皇帝。一月仁政。媲美堯舜。漢文宋仁。遠出

其下。鴻謨偉烈。香人齒頰者。宜速登信史。諸  
臣曰。說到

光宗皇帝大事。令人閣筆。說到壬辰以後諸相  
事。令人閣筆。誰敢領此。此書之成。知何年月。  
臣于是始不能無疑于南中之人言矣。近讀  
禮部尚書孫慎行一疏。令人神骨爲悚。卽未  
必有是心。當時依違其間。既不申討賊之義。  
反行賞奸之典。卽謂無其心。無以解人之疑。  
也。臣謂此等大事。姑待千秋。方從哲秉政七

此一段未嘗不是三案之言但比孫宗伯言得宛轉矣從哲何以自處

年未聞其輔相何道但聞其一日馬上三書催戰斷送百萬將帥士卒血染黃沙但聞其將

祖宗櫛風沐雨一片東土地盡屬夷人試問其誰秉國成而使

先帝震驚誰秉國成而使張差闖宮誰秉國成而使豺狼當道誰秉國成而使宵人亂政誰秉國成而使潛鱗駭浪從哲何辭以對臣思先皇帝叨天地之靈陰爲庇護



祖宗法度從來森嚴，新輔大臣力爲撐柱，不然國家大事安危在須臾間矣。有一于此，此心無以白天下萬世善詞說者，不能爲解免也。陛下陽明剛健，何幽不炤，但從哲近在肘腋，群陰密布，臣投林一世，恥言人過，默自檢飭，以鞭顏景，豈敢過求從哲，惟是臣身爲風憲之官，名在會議之列，畏禍緘口，勢所不能。君臣大事，今日未明，再無有明之日。臣官不言，再無有言之人，臣亦知。

真正爲國  
爲君之心  
露于毫末

陛下禮隆舊輔。未必能毅然剖斷。諸相同籍同官。未必能捐情立剖。易曰。益之用凶事。凶事正所以益之也。又曰。酌損之言。斟酌其損之道也。從哲負此大疑之名于天下。科臣惠世揚言之詳盡。令其衍衍綠塗。獵喜春心。隱隱欲躍。河魁在手。反覆立見。損之道。蚤一日。紆臣民之鬱結。其禍速而小。遲一日。蘊士民之憤懣。其禍遲而大。臣等豈有谿刻深求。不過以臣紀不可不肅。公論不可不明。令綱

有此一等  
八

快語叙得  
好

嘗毀而復明。日月晦而復清。朝綱弛而復張。斯臣等之心也。臣讀學士公飛疏曰。六七年間。以言及東宮者爲小人。不言東宮者爲君子。此何等景象。是誰使之。又云盡除天下之清流。陰剪元良之羽翼。此真實錄真史筆也。僉議惜其歸矣。夫人臣有一官。便有一官之職。如六曹之屬。敢不修明其職業。惟是國家設立史官。非特崇重其體貌。欲其珥筆以彰往戒來。爲天下後世觀也。碩學名儒。玉堂濟

濟。

光宗實錄。閣臣提衡于上。詞臣分理于下。一月有成。豈異人任。不然。國史不書。野史必載。

皇上所以備尚方筆札。大庖供養者何事。諸詞臣互相推諉。臺省疏章。盡成故紙。臣謂此閣臣之責也。從來亂臣賊子。有所懲戒者。全在青史一脈。失今不成。悠悠歲月。隻手障天。臣不知世道何所底止。臣不知忌諱非爲。

先帝一人計爲。

請公此疏  
可見桂薑  
之性愈老  
愈辣也

陛下萬壽無疆計也。爲天下萬世君臣計也。爲  
寒將來奸臣賊子之膽。殺將來奸臣賊子之  
謀計也。惟

陛下熟思前年之景象。勿忘當日之艱危。臣不  
勝惶悚待命之至。

天啓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實錄據實紀載且

兩朝近事中外所知各官奉勅纂修豈容以意  
筆削已經開館自當各遵程限蚤完大典本

內舊輔從哲秉政始末自明近又奉屢旨卿  
風紀重臣事關國是正賴持平據奏不勝疑  
憤意則甚忠知道了該部知道

懇矜愚容直疏

左都御史

臣等知識昏昧久玷朝簪嘗念無以報君父  
萬分一頃於諸言臣拜命而至也臣等矢口  
與諸臣言曰魏徵有願爲良臣無爲忠臣語  
忠良其必有辯矣一言迕主。緬湘江之蘭。何  
如鳴佩朝堂膏澤及民之爲暢愉乎。陽城在  
晉學廣聞多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顧爲  
諫官七年始沮裴延齡作相一事。史書不以  
其寡言而少其直。其用心必有在不言之外

矣。宋儒羅從彥曰。立朝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不本之忠厚。則流於訐。忠厚不本之正直。則流於詭。此皆臣等折肱語。悟後語。不謂臣等言諄諄。而諸臣以言逐矣。江秉謙任方期年。志希鳴鳳。帥衆任未一月。恥同寒蟬。皆其自取。然曲成寬貸。

陛下之洪慈也。先是江秉謙之去。諸臣謂臣等叨位大臣。宜力爭。臣等欲積誠感動。

陛下。相機而言。無敢輕發。不意誠未積而帥衆



繼之。臣等極不肖。何顏謝諸臣也。朝無闕事。諫書宜稀。兩月間黃沙莽莽。大風四起。是天示之儆。可畏也。鴻雁嗷嗷。海宇懸罄。是民益之災。可畏也。廣寧既失。胡馬一嘶。不虞何備。是剝膚之患。可畏也。蜀難未平。黔會告儆。楚岌岌危。是震鄰之憂。可畏也。四海剗肉。以充遼餉。盜臣藏歸。爲亂卒有。是可恨也。小民當念國體當存。尙書王紀。執法亭疑。是可行也。夫人主在平時。猶當側身求言。今天下危乎。

無語不是  
老成幹國  
之真心

蘇忠介公奏疏

平乎。世之不平。先自處于危。竟之卒難。平也。  
人主當安時。猶思勵行。聞過。今天下安乎。傾  
乎。世之不安。先自處于傾。竟之卒無。有能安  
也。此雖懸鐸設旒。振敢言之氣。下求言之詔。  
使言官丰采所加。朝廷倚而益尊。奸邪謹而  
知畏。猶恐不足以灑掃疆土。撐持大厦。而可  
日逐言官爲也。臣記

神宗登極五六年。不過謫給事趙參魯一人。未  
一年。卽繇典史遷提學。積官至尚書。登極十

一年。謫御史魏允貞。郎中李三才。郭惟賢。明年。卽召還。積官至卿貳。此皆垂仁風紀之司。爲燕翼聖子神孫計。祖功宗德。法度猶新也。陛下卽位未二年。逐言官者數員。如魏應嘉。馮三元。張修德。劉廷宣。以言遼事故。今遼事何如。當速召還。賈繼春。郭鞏。亦當恕其愚蒙。以展厥猷。如

神宗朝故事。且輔臣葉向高。輔政八年。曾處何人。今半年間。逐客纍纍。亮非向高。樂聞亦非

此時光景  
卽閣臣亦  
不自安矣

諸輔臣所得聞也。諸臣初領言責。無言不可。有言不可。法言難。異言亦難。今之望九閣而趨。起懷尺素以躊躇。將何道之從也。王德與相道。相爲表裏。王德茂則相道愈光。衮職有闕。山甫補之。似亦無容他諉矣。自今傳旨內閣。宜擇醇實無質言者。勿使雜進。則閣臣耳目清。票擬肅。不然。令閣臣不知適從。竟不知政柄落何手矣。臣等望

陛下速回雷霆之怒。沛雨露之恩。將諸臣中令

輔臣摘其久謫者而賜之環。其拜官方新者而復其官。或量爲薄懲。則士氣愈奮。士氣奮則國威日振。國脉庶幾靈長。

陛下安享太平之福。萬年無疆矣。臣等老皆逾七望八。人風燭之年。更何所冀。但臣等歸而享太平之賜。亦死無憾矣。

天啓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朕以時艱求言豈不能容直諫但因掇拾煩瑣無裨緩急姑示薄懲覽卿奏開陳剴切

諸輔臣同詞申請具見忠悃帥衆姑免調外  
任又左都御史鄒元標等奏內給事中魏應  
嘉御史馮三元張修德劉廷宣原以言遼事  
降調今其言既驗并給事中郭鞏亦因遼事  
降處都准復原職卿爲輔弼元臣朕嘉補牘  
不難轉圜卿宜卽出佐理表率百僚以後科  
道各官都着洗心盡職因事納忠獻替可否  
務求實濟不得空言沽直自取罪愆該部知  
道